

良知的复归 精神的解脱

杨慧玲

——从叔本华的意志论看《复活》

摘要 复活,暗含着人性在曾经被蒙蔽后的复归,也反映出了作为社会人的精神解脱。托尔斯泰《复活》通过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的感情纠葛,展现了主人公摆脱阶级差异、实现博爱自由的超脱过程。本文从叔本华意志自由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两位主人公通过意志的自我否定从而实现自由解脱之道。

关键词:叔本华 意志 自我否定 复活 精神解脱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俄国19世纪最杰出的作家,其作品代表了当时俄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学的最高峰。《复活》是托翁晚年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倾力著写的小说,可以说反映出了托尔斯泰晚年的精神追求。小说《复活》通过男女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的感情纠葛,展现了他们挣扎于物质、肉欲、社会地位、腐朽黑暗的土地制度之中,最后心灵得以摆脱阶级差异,实现博爱自由的超脱过程。

以往对聂赫留朵夫的复活的研究,多是从其自我反省与忏悔的角度切入,而本文将从叔本华的意志论分析《复活》中体现的自由主题。

叔本华是德国著名的生命哲学家,他承接了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学说,形成了自己的意志论,创立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叔本华认为,那些躲在为我们所见的种种现象背后的是意志。意志本身是自由的,但通过动机、欲望等形式表现的现象则脱离不了根据律,它们必须遵循时间与空间的形式。“意志是自由的。……自由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消极的否定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的内容只是必然性的否定,也就是根据律上后果对其原因这一关系的否定。”(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句话用在《复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聂赫留朵夫选择爱卡秋莎、进禁卫军、陷入荒淫、诱奸卡秋莎等等,都是其自由意志的反映。但由此带来的后果,在现象界形成的一个个因果,确是他不能选择的。10年后,当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发现身为妓女的玛斯洛娃竟然是卡秋莎时,他陷入了内疚,他无法不看到正是多年前的自己所犯的错误,铸成了今天的结局。而他随后所做的事情,也都以否定的形式对他形成了鞭策。

在叔本华的意志论中,意志是一种自然力,永远无目的地向前冲。它最明显的表现是欲望以及在行动前的动机。这跟自然界的其他物体,如水的流动性和树木的自动生长性是一样的,只是有级别上的差异而已。“在一个人里面,意志能够达到完整的自意识,能彻底地认识到它自己的本质,这样形成的认识,一旦用到他自己身上,可以出现意志的取消和自我否定。”(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反映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则体现为他对自己的肉欲和财富的反省,阶级差异在他自我意志的否定过程中逐渐缩小,从而形成了一个更新的更高尚的自由人。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玛斯洛娃身上。

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的复活,其实是一种个人意志不断往前冲却又不受阻碍、不断否定自我,进而认清和消解自我意志的过程,是一场解脱的过程。在这场解脱之道中,有着相当的阻碍。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放纵的欲念

聂赫留朵夫在读大学时是一个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纯洁青年。情窦初开的他爱上了卡秋莎,这份爱纯洁无暇、有些天真浪漫气息。但从他进入禁卫军团被提升为军官以后,这一职位便给他走向堕落提供了方便之路。散漫的生活让他的意志陷入消沉,贵族军官轻易便可获得的富足和接近皇帝所造成的挥霍无度让他陷入了极端自我自私的疯癫状态。他整日喝酒、跳舞、玩牌、玩弄女人,挥金如土。原先在大学时所学的先进开明的思想,已被蒙蔽遮拦得一丝都不看见。他整个人都沉浸在这种轻浮的物质感官享受中,不能自拔、无法清醒,而家庭和整个社会也都支持他逐渐滑向堕落。如,当他再见到堕落的玛斯洛娃时,想到自己犯下的罪孽,他开始思考上帝、真理、人的平等和社会问题,于是把部分田产送给农民。可是这使他受到周遭的人的责难、嘲笑和讽刺。而当他花重金置办猎具、布置奢侈的书房、成功地从同事手里抢过一位法国女人时,周围的人却都赞美他。如此这般,贵族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使他变成了“堕落的、定型的自私自利者。”最后兽性控制了他,使他做出了令自己遗憾终身的行为。

而卡秋莎·玛斯洛娃,与聂赫留朵夫的贵族地主阶级相对,可以看成是被压迫者;她也经历了纯洁—堕落—复活的类似阶段。玛斯洛娃的堕落也是她的觉醒和反抗的起始点。在那“可怕的漆黑的夜晚”,当她怀着身孕行动艰难地来到车站,看到聂赫留朵夫在头等车厢放纵作乐后,她就开始“深信谁也不相信善”,所有那些在口头上说上帝和善的人,不过是在做一种自欺欺人的表演。从此,她满腔愤恨,产生了报复念头。她从纯洁的爱情世界堕入到纵欲的妓院生活。她的这种行为既是一种报复,也是一个被压迫者的一种消极自虐式的反抗,但在她的心灵深处,她仍然“相信她的尊严”。

2 黑暗的社会制度

纵观《复活》的整个空间布局会发现,作者让男主人公从贵族阶级到农民阶级,从学校到军队,从法院到监狱;让女主人公从一个贵族家的侍女走向妓院,又到监狱,然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整个社会的上上下下阶层几乎都触及了,这也让我们通过主人公全方位地了解了当时俄国的制度,了解到了当时俄国的社会制度是多么的黑暗、腐朽,尤其是当时的土地制度。可以说,聂赫留朵夫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从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开始的。在《复活》中,从农村经济制度到国家专制机器、到官办教会,还有地方法院及监狱,作者无不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而这些无不让聂赫留朵夫这位性格本来就叛逆的青年,变得更加深沉、痛苦和严峻,其思想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博大和深刻。在监狱探视卡秋莎时,他目睹了监狱恶劣的环境:善良无辜高尚的人被诬陷,构成冤假错案;官办教会充斥着祷告声

和镣铐声。监狱中的种种荒唐的现象让他发出：“可怕呀！谁也不知道这种事情里占主要地位的究竟是残酷还是荒谬……这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去彼得堡之前，当他到自己的庄园去处理各种经营管理问题时，农村的情况也让他震惊：农村破败萧条，农民饥寒交迫，特别是农民对地主深深的仇恨和对他改良措施的疑虑，都让他反思自己以及整个贵族阶级的罪恶。最终，聂赫留朵夫看清了贫困背后的根源，“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糊口土地都被地主夺去了。”意识到这点后，他在自己的范围内逐渐地改变了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慢慢地向农民阶级靠拢，从而使他的心灵与被压迫阶级缩小了距离，对抗性也降低了。

由此可以看到，对黑暗制度的批判是拓展聂赫留朵夫精神领域必须过的一关，这些使他早期所获得的西方先进资产阶级思想获得了深刻的现实性。它突破了单纯的男女情感纠结上的反思，并使聂赫留朵夫从小我转变成了负有历史责任感、反抗阶级压迫的觉醒人和开路先锋。

3 财富和地位

统观《复活》，有这样一种感觉：聂赫留朵夫的财富由多变少；地位由贵族阶级转到拥抱农民阶级；精神由苦闷彷徨到豁然开朗。这也可以说是聂赫留朵夫早期收获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10多年后实现了涅槃。而这些都是通过对财富和地位的一点点批判而重新获得的。聂赫留朵夫出生于贵族地主家庭，单是继承父母的遗产就有1万俄亩土地。但先天的物质优势，却让他早先的生活停留在肤浅的物质享受层面，不能深入其他阶层以了解真正的社会。直至他后来陷入感情的内疚，体察到农民的苦痛，认识到社会制度的污浊黑暗，他的精神境界才一步步的提升，并逐渐发现财富已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获得更加宽广的精神生活才是他真正追求的东西。于是，他将自己的财富尽可能地给予农民，减少对农民的压迫，最后还下定决心跟玛斯洛娃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放弃贵族身份，毁掉物质保障。财富从农田万亩到零，精神从无聊荒淫到大爱博爱，这是一种通过物欲的逐渐否定而得到的精神解脱。

二

以上是男女主人公在精神解脱中必经的挣扎，或者说是一种解脱的表现。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这解脱的动力之源何在？托翁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及玛斯洛娃为何能够享有这份解脱？他们有没有先天的优势？下面将探讨其背后隐藏的原因：

1 早先埋下的新思想的种子和先天继承的财富

聂赫留朵夫出生在贵族家庭，如此优越的家庭，可以让一个青年有充分的条件去扩展自己的知识。带着对世界的美好幻想，带着对知识的好奇探寻，他早早地就吸收了一些民主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他研究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和亨利·乔治的著作，从中知道了土地私有制的残忍和不公。大学三年级的暑假，他还到姑妈家里起草了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由此可见其年轻时期的理想与浪漫。而这些都为他后来反思自己的自私和社会的黑暗提供了先天的思想种子。复活在相当程度上即这些早先思想的重生，以及聂赫留朵夫对它们的践行。

面对父母给自己留下来的一大笔财产，年轻的聂赫留朵夫在新思想的冲动下，将从父亲继承下的土地送给了农民，因为他还有从母亲那儿继承到的大约1万亩土地，所以他根本就不用担心物质保障。后来他将这份财产从管理方式上进行处理，一点点减低租金。试想，如果这上万亩的农田，不是继承而来的，而是聂赫留朵夫通过自己与农民和其

他地主的斗争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的。他还会如此这般轻易地在财富上做减法吗？可见，丰富的不是通过自己努力而得来的财富，为他的精神解脱铺平了一些道路。

2 爱思考的性格

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是托翁的自我写照。小说中的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天生深沉自信、孤独倔强、认真而又执着的人。他喜欢观察、爱动脑筋、富有人道主义和同情心，再加上他后天对资产阶级新思想的习染，这就注定了他迟早要成为地主阶级的觉醒者和“掘墓人”。他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地主阶级分子了，挣脱是必然的。

3 强烈的道德感与忏悔意识

聂赫留朵夫与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可以说是“道德的自我完善”的历程。弗洛伊德认为，道德作为强大的“超我”而时时刻刻对“本我”进行监督和提出要求。正所谓：哪有本我，哪就有超我。当聂赫留朵夫认出站在法庭上的妓女玛斯洛娃正是多年前自己曾经爱过、后又被自己玷污并抛弃了的卡秋莎时，他的内心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与自责之中。强烈的道德感压迫着他，推动他去反省自己的罪孽。道德的斗争让聂赫留朵夫一步步地完成了由兽性向人性的转变，而聂赫留朵夫真正地完成精神的复活则是他手捧福音书、深深地领悟了其中的教义之时。由此，他的精神有了宗教性的博爱高度。有人认为，玛斯洛娃的复活要更崇高、更彻底，因为她从实践中走向社会，这种转变一旦完成是坚决稳定的。康德认为，道德律对人来说是无条件的、强制的、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心灵上的道德律与罪恶感的斗争，推动着聂赫留朵夫实现了“精神的复活”。

《复活》反映出了托翁极强的宗教意识，特别是小说的最后一个章节，描写了聂赫留朵夫阅读福音书的情景，大量地引用了福音书的内容。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写该小说的用意。最后，聂赫留朵夫实现了其宗教理想。有人批评托翁把小说的主题引向宗教是有阶级局限的、不够深刻。本文认为，《复活》可以说是托翁精神历程的一面镜子。作为一位出身贵族的作家，托翁是无法摆脱掉自己阶层身份立场的，关键是他写出了人物整个内心的精神转变历程。因为人，无论出身哪个阶层，只要努力都可实现自我人性和道德的完善。从这个角度看，托翁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实现了“复活”。

参考文献：

- [1] 倪蕊琴：《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 [2] 曹靖华：《俄苏文学史》（第一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3] 列夫·托尔斯泰，汝龙译：《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4]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5] 贝奇科夫：《托尔斯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6] 张兴宇：《〈复活〉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哲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二十四卷第10期。
- [7]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作者简介：杨慧玲，女，1977—，黑龙江牡丹江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俄语教学法，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